# 資治通鑑/卷0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

► 卷三十七

起昭陽大淵獻，盡著雍執徐，凡六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36卷

【漢紀二十八】 起昭陽大淵獻，盡著雍執徐，凡六年。

孝平皇帝下元始三年（癸亥，公元三年）

春，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籓、宗正劉宏、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。還，奏言：「公女漸漬德化，有窈窕之容，宜承天序，奉祭祀。」大師光、大司徒宮、大司空豐、左將軍孫建、執金吾尹賞、行太常事、大中大夫劉秀及太卜、太史令服皮弁、素積，以禮雜卜筮，皆曰：「兆遇金水王相，卦遇父母得位，所謂康強之占，逢吉之符也。」又以太牢策告宗廟。有司奏：「故事：聘皇后，黃金二萬斤，為錢二萬萬。」莽深辭讓，受六千三百萬，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。

夏，安漢公奏車服制度，吏民養生、送終、嫁娶、奴婢、田宅、器械之品，立官稷，及郡國、縣邑、鄉聚皆置學官。

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，盛稱安漢公功德，以為：「宜恢公國令如周公，建立公子令如伯禽，所賜之品亦皆如之，諸子之封皆如六子。」太后以示群公。群公方議其

事，會呂寬事起。初，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，恐久後受禍，即私與衛寶通書，教衛後上書謝恩，因陳丁、傅舊惡，冀得至京師。莽白太皇太后，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，益湯沐邑七千戶。衛後日夜啼泣，思見帝面，而但益戶邑。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，莽不聽。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，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，可為變怪以驚懼之，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。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，吏發覺之。莽執宇送獄，飲藥死。宇妻焉懷子，繫獄，須產子已，殺之。甄邯等白太后，下詔曰：「公居周公之位，輔成王之主，而行管、蔡之誅，不以親親害尊尊，朕甚嘉之！」莽盡滅衛氏支屬，唯衛後在。吳章要斬，磔屍東市門。初，章為當世名儒，教授尤盛，弟子千餘人。莽以為惡人黨，皆當禁錮不得仕宦，門人盡更名他師。平陵雲敞時為大司徒掾，自劾吳章弟子，收抱章屍歸，棺斂葬之，京師稱焉。

莽於是因呂寬之獄，遂窮治黨與，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。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、傅，及莽專政，復非議莽；紅陽侯王立，莽之尊屬；平阿侯王仁，素剛直；莽皆以太皇太后詔，遣使者迫守，令自殺。莽白太后，主暴病薨；太后欲臨其喪，莽固爭而止。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，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，皆誣以罪法而殺之。何武、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，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、函谷都尉遵、水衡都尉茂，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。凡死者數百人，海內震焉。北海逢萌謂友人曰：「三綱絕矣，不去，禍將及人！」即解冠掛東都城門，歸，將家屬浮海，客於遼東。

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，白令公卿、將軍、侍中、朝臣並聽，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。先是，秬侯金日磾子賞、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，莽以日磾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。欽謂「當宜為其父、祖立廟，而使大夫主賞祭。」甄邯時在旁，廷叱欽，因劾奏：「欽誣祖不孝，大不敬。」下獄，自殺。邯以綱紀國體，亡所阿私，忠孝尤著，益封千戶。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。湯受封日，不敢還歸家，以明為人後之誼。

是歲，尚書令潁川鐘元為大理。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，謂掾、史為師友，有過輒閉閣自責，終不大言。郡中亂。王莽遣使征詡，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，詡據地哭。掾、史曰：「明府吉征，不宜若此。」詡曰：「吾哀潁川士，身豈有憂哉！我以柔弱征，必選剛猛代；代到，將有僵仆者，故相吊耳。」詡至，拜為美俗使者。徙隴西太守平陵何並為潁川太守。並到郡，捕鐘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、李款，皆殺之。郡中震慄。

孝平皇帝下元始四年（甲子，公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郊祀高祖以配天，宗祀孝文以配上帝。改殷紹嘉公曰宋公，周承休公曰鄭公。

詔：「婦女非身犯法，及男子年八十以上、七歲已下，家非坐不道、詔所名捕，它皆無得系；其當驗者即驗問。定著令！」

二月，丁未，遣大司徒宮、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，授皇后璽紱，入未央宮。大赦天下。

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，假節，分行天下，覽觀風俗。

夏，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，鹹請如陳崇言，加賞於安漢公。章下有司，有司請「益封公以新息、召陵二縣及黃郵聚、新野田；采伊尹、周公稱號，加公為宰衡，位上公，三公言事稱『敢言之』；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；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，臨為賞都侯；加後聘三千七百萬，合為一萬萬，以明大禮；太后臨前殿親封拜，安漢公拜前，二子拜後，如周公故事。」莽稽首辭讓，出奏封事：「願獨受母號，還安、臨印□及號位戶邑。」事下，太師光等皆曰：「賞未足以直功。謙約退讓，公之常節，終不可聽。忠臣之節亦宜自屈，而伸主上之義。宜遣大司徒、大司空持節承製詔公亟入視事，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。」奏可。莽乃起視事，止減召陵、黃郵、新野之田而已。

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。莽雖專權，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，下至旁側長御，方故萬端，賂遺以千萬數。白尊太后姊、妹號皆為君，食湯沐邑。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。莽又知太后婦人，厭居深宮中，莽欲虞樂以市其權，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，存見孤、寡、貞婦，所至屬縣，輒施恩惠，賜民錢帛、牛酒，歲以為常。太后旁弄兒病，在外捨，莽自親候之。其欲得太后意如此。

太保舜奏言：「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，辭萬金之幣，莫不鄉化。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，慚怍而退，雖文王卻虞、芮，何以加！宜報告天下。」奏可。於是孔光愈恐，固稱疾辭位。太后詔：「太師毋朝，十日一入省中，置幾杖，賜餐十七物，然後歸，官屬按職如故。」

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靈台，為學者築捨萬區，制度甚盛。立《樂經》；益博士員，經各五人。征天下通一藝、教授十一人以上，及有逸禮、古書、天文、圖讖、鐘律、月令、

兵法、史篇文字，通知其意者，皆詣公車。網羅天下異能之士，至者前後千數，皆令記說廷中，將令正乖謬，壹異說雲。

又征能治河者以百數，其大略異者，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：「河決率常於平原、東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惡。聞禹治河時，本空此地，以為水猥盛則放溢，少稍自索，雖時易處，猶不能離此。上古難識，近察秦、漢以來，河決曹、衛之域，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。可空此地，勿以為官亭、民室而已。」御史臨淮韓牧以為：「可略於《禹貢》九河處穿之，縱不能為九，但為四、五，宜有益。」大司空掾王橫言：「河入勃海地，高於韓牧所欲穿處。往者天嘗連雨，東北風，海水溢西南出，浸數百里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。禹之行河水，本隨西山下東北去。《周譜》云：『定王五年，河徙。』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又秦攻魏，決河灌其都，決處遂大，不可復補。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，使緣西山足，乘高地而東北入海，乃無水災。」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，為甄豐言：「凡此數者，必有一是；宜詳考驗，皆可豫見。計定然後舉事，費不過數億萬，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。空居與行役，同當衣食，衣食縣官而為之作，乃兩便，可以上繼禹功，下除民疾。」時莽但崇空語，無施行者。

群臣奏言：「昔周公攝政七年，制度乃定。今安漢公輔政四年，營作二旬，大功畢成，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仍令議九錫之法。

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，孝元廟為高宗；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修；罷南陵、雲陵為縣。奏可。

莽自以北化匈奴，東致海外，南懷黃支，唯西方未有加，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，使獻地願內屬。憲等奏言：「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，願為內臣，獻鮮水海、允谷、鹽池、平地美草，皆予漢民；自居險阻處為籓蔽。問良願降意，對曰：『太皇太后聖明，安漢公至仁，天下太平，五穀成熟，或禾長丈餘，或一粟三米，或不種自生，或繭不蠶自成；甘露從天下，醴泉自地出；鳳皇來儀，神爵降集。從四歲以來，羌人無所疾苦，故思樂內屬。』宜以時處業，置屬國領護。」事下莽，莽復奏：「今已有東海、南海、北海郡，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。分天下為十二州，應古制。」奏可。冬，置西海郡。又增法五十條，犯者徙之西海。徙者以千萬數，民始怨矣。

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，廢，徙南鄭；自殺。

分京師置前輝光、後丞烈二郡。更公卿、大夫、八十一元士官名、位次及十二州名、分界。郡國所屬，罷置改易，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紀矣。

孝平皇帝下元始五年（乙丑，公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祫祭明堂；諸侯王二十八人，列侯百二十人，宗室子九百餘人，征助祭。禮畢，皆益戶、賜爵及金帛、增秩、補吏各有差。

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、北郊。三十餘年間，天地之祠凡五徙焉。

詔曰：「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，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，致教訓焉。」

夏，四月，乙未，博山簡列侯孔光薨，贈賜、葬送甚盛，車萬餘兩。以馬宮為太師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，及諸侯王公、列侯、宗室見者皆叩頭言：「宜亟加賞於安漢公。」於是莽上書言：「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，願皆寢勿上，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；事成，願賜骸骨歸家，避賢者路。」甄邯等白太后，詔曰：「公每見，輒流涕叩頭言，願不受賞；賞即加，不敢當位。方製作未定，事須公而決，故且聽公製作；畢成，群公以聞，究於前議。其九錫禮儀亟奏！」

五月，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，莽稽首再拜，受綠韍，衮冕、衣裳、瑒琫、瑒琥，句履，鸞路、乘馬，龍旂九旒，皮弁、素積，戎路、乘馬，彤弓矢、盧弓矢，左建朱鉞，右建金戚，甲、冑一具，秬鬯二卣，圭瓚二，九命青玉珪二，朱戶，納陛，署宗官、祝官、卜官、史官，虎賁三百人。

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，言天下風俗齊同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，凡三萬言。閏月，丁酉，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、辟雍，令漢與文王靈台、周公作洛同符。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，宣明德化，萬國齊同，皆封為列侯。時廣平相班稚獨不上嘉瑞及歌謠；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。甄豐遣屬馳至兩郡，諷吏民，而劾「閎空造不祥，稚絕嘉應，嫉害聖政，皆不道。」稚，班婕妤弟也。太后曰：「不宣德美，宜與言災者異罰。且班稚後宮賢家，我所哀也。」閎獨下獄，誅。稚懼，上書陳恩謝罪，願歸相印，入補延陵園郎；太后許焉。

莽又奏為市無二賈，官無獄訟，邑無盜賊，野無饑民，道不拾遺，男女異路之制；犯者

象刑。

莽復奏言：「共王母、丁姬，前不臣妾，塚高與元帝山齊，懷帝太后、皇太太后璽綬以葬。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塚，取其璽綬；徙共王母歸定陶，葬共王塚次。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，不須復發。莽固爭之，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。莽奏：「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，珠玉之衣，非簪妾服。請更以木棺代，去珠玉衣，葬丁姬媵妾之次。」奏可。公卿在位皆阿莽指，入錢帛，遣子弟及諸生、四夷凡十餘萬人，操持作具，助將作掘平共王母、丁姬故塚；二旬間，皆平。莽又周棘其處，以為世戒雲。又隳壞共皇廟，諸造議者泠褒、段猶等皆徙合浦。征師丹詣公車，賜爵關內侯，食故邑。數月，更封丹為義陽侯；月餘，薨。

初，哀帝時，馬宮為光祿勳，與丞相、御史雜議傅太后謚曰孝元傅皇后。及莽追誅前議者，宮為莽所厚，獨不及。宮內慚懼，上書言：「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，希指雷同，詭經僻說，以惑誤主上，為臣不忠。幸蒙灑心自新，誠無顏復望闕廷，無心復居官府，無宜復食國邑。願上太師、大司徒、扶德侯印綬，避賢者路。」秋，八月，壬午，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：「四輔之職，為國維綱；三公之任，鼎足承君；不有鮮明固守，無以居位。君言至誠，不敢文過，朕甚多之。不奪君之爵邑，其上太師、大司徒印綬使者，以侯就第。」

莽以皇后有子孫瑞，通子午道，從杜陵直絕南山，逕漢中。

泉陵侯劉慶上書言：「周成王幼少，稱孺子，周公居攝。今帝富於春秋，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，如周公。」群臣皆曰：「宜如慶言。」

時帝春秋益壯，以衛後故，怨不悅。冬，十二月，莽因臘日上椒酒，置毒酒中。帝有疾，莽作策，請命於泰畤，願以身代，藏策金縢，置於前殿，敕諸公勿敢言。丙午，帝崩於未央宮。大赦天下。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。奏尊孝成廟曰統宗；孝平廟曰元宗。斂孝平，加元服，葬康陵。

班固贊曰：孝平之世，政自莽出，褒善顯功，以自尊盛。觀其文辭，方外百蠻，無思不服，休征嘉應，頌聲並作；至乎變異見於上，民怨於下，莽亦不能文也。

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。

太后與群臣議立嗣。時元帝世絕，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，列侯四十八人。莽惡其長大，曰：「兄弟不得相為後。」乃悉征宣帝玄孫，選立之。

是月，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圓下方，有丹書著石，文曰：「告安漢公莽為皇帝。」符命之起，自此始矣。

莽使群公以白太后，太后曰：「此誣罔天下，不可施行！」太保舜謂太后曰：「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。沮之，力不能止。又莽非敢有它，但欲稱攝以重其權，填服天下耳」太后心不以為可，然力不能制，乃聽許。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：「孝平皇帝短命而崩，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，差度宜者，以嗣孝平皇帝之後。玄孫年在襁褓，不得至德君子，孰能安之！安漢公莽，輔政三世，與周公異世同符。今前輝光囂、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，朕深思厥意，云『為皇帝』者，乃攝行皇帝之事也。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，如周公故事，具禮儀奏。」於是群臣奏言：「太后聖德昭然，深見天意，詔令安漢公居攝。臣請安漢公踐祚，服天子□冕，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，南面朝群臣，聽政事；車服出入警蹕，民臣稱臣妾，皆如天子之制。郊祀天地，宗祀明堂，共祀宗廟，享祭群神，贊曰『假皇帝』，民臣謂之『攝皇帝』，自稱曰『予』。平決朝事，常以皇帝之詔稱『制』。以奉順皇天之心，輔翼漢室，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，遂寄托之義，隆治平之化。其朝見太皇太后、帝皇后皆復臣節。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，如諸侯禮儀故事。」太后詔曰：「可。」

王莽上

王莽上居攝元年（丙寅，公元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王莽祀上帝於南郊，又行迎春、大射、養老之禮。

三月，己丑，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，號曰孺子。嬰，廣戚侯顯之子也。年二歲；托以卜相最吉，立之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以王舜為太傅、左輔，甄豐為太阿、右拂，甄邯為太保、後承；又置四少，秩皆二千石。

四月，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：「安漢公莽必危劉氏，天下非之，莫敢先舉，此乃宗

室之恥也。吾帥宗族為先，海內必和。」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；不得入而敗。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；莽赦弗罪。竦因為嘉作奏，稱莽德美，罪狀劉崇：「願為宗室倡始，父子兄弟負籠荷鍤，馳之南陽，豬崇宮室，令如古制；及崇社宜如亳社，以賜諸侯，用永監戒！」於是莽大說，封嘉為率禮侯，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；後又封竦為淑德侯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欲求封，過張伯松。力戰鬥，不如巧為奏。」自後謀反者皆污池雲。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，以莽權輕也；宜尊重以填海內。五月，甲辰，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「假皇帝」。

冬，十月，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群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為攝省，府為攝殿，第為攝宮。奏可。

是歲，西羌龐恬、傅幡等怨莽奪其地，反攻西海太守程永；永奔走。莽誅永，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。

王莽上居攝二年（丁卯，公元七年）

春，竇況等擊破西羌。

五月，更造貨：錯刀，一直五千；契刀，一直五百；大錢，一直五十。與五銖錢並行，民多盜鑄者。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，輸御府受直；然卒不與直。

東郡太守翟義，方進之子也，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：「新都侯攝天子位，號令天下，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，依托周公輔成王之義，且以觀望，必代漢家，其漸可見。方今宗室衰弱，外無強蕃，天下傾首服從，莫能亢扞國難。吾幸得備宰相子，身守大郡，父子受漢厚恩，義當為國討賊，以安社稷。欲舉兵西，誅不當攝者，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。設令時命不成，死國埋名，猶可以不慚於先帝。今欲發之，汝肯從我乎？」豐年十八，勇壯，許諾。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、嚴鄉侯劉信、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，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，因勒其車騎、材官士，募郡中勇敢，部署將帥。信子匡時為東平王，乃並東平兵，立信為天子；義自號大司馬、柱天大將軍。移檄郡國，言：「莽鴆殺孝平皇帝，攝天子位，欲絕漢室。今天子已立，共行天罰！」郡國皆震。比至山陽，眾十餘萬。

莽聞之，惶懼不能食。太皇太后謂左右曰：「人心不相遠也。我雖婦人，亦知莽必以是

自危。」莽乃拜其黨、親：輕車將軍、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，光祿勳、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，明義侯王駿為強弩將軍，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，宗伯、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，中少府、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，中郎將、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，凡七人，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、軍吏，將關東甲卒，發奔命以擊義焉。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，屯函谷關；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懋將軍，屯武關；羲和、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，屯宛。

三輔聞翟義起，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，盜賊並發。槐裡男子趙明、霍鴻等自稱將軍，攻燒官寺，殺右輔都尉及縣令，相與謀曰：「諸將精兵悉東，京師空，可攻長安。」眾稍多，至十餘萬，火見未央宮前殿。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，大鴻臚、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，西擊明等。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，屯平樂館；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，屯城北；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；皆勒兵自備。以太保、後備、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，受鉞高廟，領天下兵，左杖節，右把鉞，屯城外。王舜、甄豐晝夜循行殿中。莽日抱孺子禱郊廟，會群臣，而稱曰：「昔成王幼，周公攝政，而管、蔡挾祿父以畔。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。自古大聖猶懼此，況臣莽之斗筲！」群臣皆曰：「不遭此變，不章聖德！」

冬，十月，甲子，莽依《周書》作《大誥》曰：「粵其聞日，宗室之俊有四百人，民獻儀九萬夫，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。」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，以當反位孺子之意。

諸將東至陳留、菑，與翟義會戰，破之，斬劉璜首。莽大喜，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，即軍中拜授。因大赦天下。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，十二月，大破之，義與劉信棄軍亡，至固始界中，捕得義，屍磔陳都市；卒不得信。

王莽上初始元年（戊辰，公元八年）

春，地震。大赦天下。

王邑等還京師，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明、霍鴻。二月，明等殄滅，諸縣息平。還師振旅，莽乃置酒白虎殿，勞饗將帥。詔陳崇治校軍功，第其高下，依周制爵五等，以封功臣為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凡三百九十五人，曰「皆以奮怒，東指西擊，羌寇、蠻盜，反虜、逆賊，不得旋踵，應時殄滅，天下鹹服」之功封雲。其當賜爵關內侯者，更名曰附城，又

數百人。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塚在汝南者，燒其棺柩；夷滅三族，誅及種嗣，至皆同坑，以棘五毒並葬之。又取義及趙明、霍鴻黨眾之屍，聚之通路之旁，濮陽、無鹽、圉、槐裡、盩厔凡五所，建表木於其上，書曰：「反虜逆賊鱷鯢。」義等既敗，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，大獲天人之助，遂謀即真之事矣。

群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、臨爵為公，封兄子光為衍功侯；是時莽還歸新都國，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。

九月，莽母功顯君死。莽自以居攝踐阼，奉漢大宗之後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，如天子吊諸侯服。凡壹吊再會；而令新都侯宗為主，服喪三年雲。

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，令殺人；況為收系，致其法。莽大怒，切責光。光母曰：「汝自視孰與長孫、中孫！」長孫、中孫者，宇及獲之字也。遂母子自殺，及況皆死。初，莽以事母、養嫂、撫兄子為名，及後悖虐，復以示公義焉。令光子嘉嗣爵為侯。

是歲，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，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，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；莽皆迎受。十一月，甲子，莽奏太后曰：「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，承天威命，詔臣莽居攝。廣饒侯劉京上書言：『七月中，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，曰：「吾，天公使也。天公使我告亭長曰：『攝皇帝當為真。』即不信我，此亭中當有新井。」亭長晨起視亭中，誠有新井，入地且百尺。』十一月，壬子，直建冬至，巴郡石牛，戊午，雍石文，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。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，天風起，塵冥，風止，得銅符帛圖於石前，文曰：『天告帝符，獻者封侯，』騎都尉崔發等視說。孔子曰：『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，』臣莽敢不承用！臣請共事神祇、宗廟，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稱『假皇帝』；其號令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毋言『攝』；以居攝三年為始初；漏刻以百二十為度；用應天命。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，令與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，期於富而教之。孺子加元服，復子明辟，如周公故事。」奏可。眾庶知其奉符命，指意群臣博議別奏，以示即真之漸矣。

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，立楚王。發覺，誅死。

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，素無行，好為大言，見莽居攝，即作銅匱，為兩檢，署其一曰「天帝行璽金匱圖」，其一署曰「赤帝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」。某者，高皇帝名也。書言

王莽為真天子，皇太后如天命。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令名王興、王盛，章因自竄姓名，凡十一人，皆署官爵，為輔佐。章聞齊井、石牛事下，即日昏時，衣黃衣，持匱至高廟，以付僕射。僕射以聞。戊辰，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，御王冠，謁太后，還坐未央宮前殿，下書曰：「予以不德，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，而太皇太后之末屬。皇天上帝隆顯大佑，成命統序，符契、圖文、金匱策書，神明詔告，屬予以天下兆民。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，承天命，傳國金策之書，予甚示氐畏，敢不欽受！以戊辰直定，御王冠，即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新。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變犧牲，殊徽幟，異器制。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；以雞鳴為時。服色配德上黃，犧牲應正用白，使節之旄幡皆純黃，其署曰『新使五威節』，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。」

莽將即真，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，太后大驚。是時以孺子未立，璽臧長樂宮。及莽即位，請璽，太后不肯授莽。莽使安陽侯舜諭指，舜素謹敕，太后雅愛信之。舜既見太后，太后知其為莽求璽，怒罵之曰：「而屬父子宗族，蒙漢家力，富貴累世，既無以報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時奪取其國，不復顧恩義。人如此者，狗豬不食其餘，天下豈有而兄弟邪！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，變更正朔、服制，亦當自更作璽，傳之萬世，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，而欲求之：我漢家老寡婦，旦暮且死，欲與此璽俱葬，終不可得！」太后因涕泣而言，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。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，乃仰謂太后：「臣等已無可言者。莽必欲得傳國璽，太后寧能終不與邪？」太后聞舜語切，恐莽欲脅之，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如而兄弟今族滅也！」舜既得傳國璽，奏之；莽大說，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台，大縱眾樂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，易其璽綬，恐不見聽；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，上書言：「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，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，當隨漢廢，以奉天命。」莽以其書白太后，太后曰：「此言是也！」莽因曰：「此悖德之臣也，罪當誅！」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，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；莽乃下詔從之。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。

班彪贊曰：三代以來，王公失世，稀不以女寵。及王莽之興，由孝元後歷漢四世為天下母，饗國六十餘載，群弟世權，更持國柄；五將、十侯，卒成新都。位號已移於天下，而元後卷卷猶握一璽，不欲以授莽，婦人之仁，悲矣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